

評介「中文參考用書指引」

張錦郎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王錫璋

從
到

講義

指引

從使用的觀點而言，圖書可分為兩種，一是供給讀者全部閱讀的普通圖書，其目的是為了使人得到知識 (information) 或是達到身心的娛樂 (enjoyment)，另外一種則是僅供查檢或部份閱讀的參考書，如書目、索引、百科全書、年鑑、字典辭典等，其目的則或在間接指示讀者尋求其所需特定資料 (definite piece of information) 的途徑，或是直接提供讀者所需特定的資料，以解答其疑難。(當然，這種分法只是指絕大多數的情況，並不能概全，因為有些普通書籍亦常具有參考性價值，如某些文學作品，就常附有該作家的生平年表或寫作表等傳記性參考資料；而某些參考書，如撰寫筆調生動，亦會吸引人閱讀全部)。

絕大多數的參考書，既以備查詢為目的，其編製

自亦和普通圖書不同，它必須講求編輯者、執筆者及出版機構的權威性以及內容的新穎、正確，以達查詢的準確、信用度；因之有權威性的參考書通常要隨時修訂、增補，永遠跟上時代的變遷。它也必須講求款目、標題等的排列，以及索引、參見等的編錄，以達到讀者查檢迅速、方便的目的；因之，參考書通常要依某種方法排比、編纂，以便於人檢索使用。

參考書的意義及性質概如上述，而其重要性則不僅在查檢、解決學術上或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種疑難，亦在充實我們各方面的知識，擴大研究知識的範圍；尤其在當今資訊汎濫的時代，對參考書的正確使用，更是研究學問的一把鎖鑰。因之，圖書館在建置其藏書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參考書。參考書是圖書館的基本圖書（Basic Collection），亦是組成圖書館核心館藏（Core Collection）所必備的。

參考書既然在日常尋檢疑難及治學功夫的精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之，對其價值及運用方法，也應有專書介紹，以指引讀者認識、或使用它。這種介紹參考書的指引或指南，本身也是一種參考書，因之亦可稱之為「參考書的參考書」。參考書指引的

目的，在於幫助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或使用圖書館資源的讀者，能對其所需的參考書內容及使用方法有所認識。其次，參考書既是圖書館的基本藏書、核心館藏，圖書館的採訪人員更須以指引作為採購、建置參考用書的參考。圖書館參考部門的館員，則可據之以幫助熟練參考書的用法，而圖書館科系的學生，則可以之作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俾作有系統的學習、研究參考書。

在西方，由於參考書的編印非常盛行，每年新刊或修訂新版也非常多，但以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所印行的“*Guide to Reference Books*”一書為個中翹楚。“*Guide*”一書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其最初版本的書名是“*Guide to study and use of Reference Books*”，由 Alice Bertha Kroeger 女士在一九二〇年所編，其後從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七年，每年在“*Library Journal*”雜誌刊行年度補編。一九〇八年，Kroeger 增補，修訂成第二版。一九一〇年，協會委請 Isadore Gilbert Mudget 女士繼續此書的編著，書名從此定為“*Guide to Reference*

Books" Mudget 女士獻身於此書幾乎有卅年之久，亦使她成為參考書指引這方面的權威。"Guide" 的第三——六版，分別在一九一七、一九三三、一九二九、一九三六年由她編成。其後，Mudget 女士退休，Mabel Constance Winchell 女士繼起，她完成了第六版的三次三年度補編本（1938-1940, 1941-1943, 1944-1946）以及一九五一年的第七版和一九六七年的第八版（其間仍然維持每三年補編一次）目前"Guide" 的最新版本是由 Eugene P. Sheehy 在一九七六年主編的第九版。

"Guide" 一書對參考書介紹的編排是酌採杜威十進分類法的類目名稱，但不使用其分類號碼，將參考書分為五大類：A、一般參考資料（General Reference work）B、人文科學（The Humanities）C、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D、歷史和地區研究（History and Area Studies）E、純粹及應用科學（Pure and Applied Science），每類之下另添加一個英文字母複分，如 B 類（文科學之下，BA 為哲學，BB 宗教……）C 類（社會科學之下，CB 為教育，CC 社會學……）CG 統計等等。因

此其編排重心是以學科應用為主。

其他較常見的西文參考書指引有英國 A. J. Walford 之 "Guide to Reference material"，現已出至第三版，由倫敦的英國圖書館協會印行，內容編排仍是以學科區分為主，類目採自國際十進分類法（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全書共分為三冊：第一冊介紹有關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參考書；第二冊則為哲學、宗教、社會科學、地理、傳記、歷史等學科；第三冊為總類、語言、藝術、文學等。

另外，圖書館科系學生較常引用為教科書的有 William A. Katy 的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之第一冊 "Basic Information Sources"。其對參考資料的區分則以參考書之體裁為主，將參考資料分為 (1) 指示型的資料（Direction type）亦稱資料的橋樑（Bridge to information）：如書目、索引等只是指示讀者尋求其所需資料的「途徑」。(2) 資料型（Source type）：即本身就可提供讀者所需資料，直接解答讀者的困難，如百科全書、年鑑、字典辭典、傳記資料等 (3) 政府出版物（

Government Documents)等三種。(1) Frances Neel Cheney 的 "Fundamental Reference Sources", 亦由美國圖書館協會在一九七一年印行, 是承繼六十年代 Louis shores 有名的 "Basic Reference Sources" 一書。它將參考資料分為書目資料(包括書目、索引、摘要)、字辭資料(包括各種字、辭典)以及百科全書、統計資料、地理資料等, 亦是以體裁區分為主。

關於現刊參考書的介紹, 則有 Bohadan S. Wynar 自一九七〇年起由科羅拉多州 Libraries Unlimited 公司每年印行的 "American Reference Books Annual", 是按學科類別排列, 並附有主題索引及書名、著者索引。Wynar 並將一九七〇——一九七六年的年刊本選出重要的參考書, 輯成 "Best Reference Books: Gitle of lasting Value Select from American Reference Annual 1970-1976" 一書。

以上概略介紹幾種西方參考書指引。至於我國的參考書, 如類書之類的, 起源雖早自魏文帝時的「皇覽」, 規模雖大至如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 但由

於參考書的編撰缺乏索引、參見等便於查檢的體例, 也沒有一致的系統, 因此大都不切實用; 一方面古人治學方法講求以腹為笥, 博學強記而鄙視工具書, 因此參考書一直難以推廣發展; 有關介紹參考書的指引, 更是缺乏。及至民國以後, 由於受到西方的影響, 才有人重視索引、辭典等參考書的編撰, 參考書一多, 有關介紹參考書的論述亦不乏其人, 但編著成書的亦屈指可數, 在政府遷臺前, 較為最名的參考書指引, 而現在又有影印本的是:

(1) 何多源的「中文參考書指南」, 民國二十五年初版, 二十七年增訂。此書分為上下兩編, 上編介紹普通參考書, 分字典、辭典、百科全書、類書、普通書目、叢書書目、及索引、指南等, 是依體裁分。下編則為各學科的參考書, 則為以學科區分。

(2) 鄧衍林的「中文參考書學要」,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刊本, 比書分類較無體製。

(3) 鄧嗣禹與 Bigerstaff 同編的「中國參考書目選註」(英文本), 民國二十五年在北平初版, 三十九年在美國增訂新印, 六十年第二次增訂新版, 其分類以體裁為主。

政府遷臺後，這類參考書的編著，較為顯著的是(1)民國六十一年李志鍾、汪引蘭合編的「中文參考用書指南」，由正中書局印行。(2)應裕康、謝雲飛合編的「中文工具書指引」，民國六十四年由蘭臺書局印行。(3)張錦郎在六十五年編撰的「中文參考用書講義」，由文史哲出版社印行。(4)「中文參考用書指引」，是張錦郎先生繼承其「中文參考用書講義」在今年四月剛剛出版，仍由文史哲出版社印行，此書也是本文下面所主要論介的。

應裕康與謝雲飛的「中文工具書指引」，因內容偏重國學工具書的介紹(與其相似的有王熙元等編的「讀書指導」，由南嶽出版社印行)，因此不算綜合性的參考書指引。李志鍾、汪引蘭合編的「中文參考書指南」，體例大致仿照“Guide to Reference Books”一書的學科區分，將參考書分為五大類。然其自六十一年出版後，即未再增補或修行，因此綜合性的參考書指引的總撰工作，可說只剩張錦郎先生在獨撐大廈。

張錦郎先生自六十五年出版「中文參考書講義」以後。因鑑於三年來，由於出版界、學術界、圖書館

界等對參考書的日益重視，參考書的數量也增加了不少，因此乃將「講義」一書，重加增訂、修訂，編成「中文參考用書指引」一書，其與劉書之不同，以及該書之特徵，本文將論述如下：

「中文參考書講義」(以下簡稱「講義」)，共收錄參考書約一千三百種，而「中文參考書指引」(以下簡稱「指引」)則收錄約二千種；雖然這增加的七百種並不全是三年來所新出版的，但顯然的，由「指引」一書所見，近三年來，我國參考書的編製，在數量上已有很明顯的增加。然而，由「講義」到「指引」，最值得我們欣慰的還不是這數量上的增加，而是「指引」一書的編撰，代表著編者重視參考書和參考書指引新穎性的重要。在歐美，參考書幾乎每隔兩、三年就修訂一次，以維持其新穎性，而參考書指引也必須隨著其腳步跟進，試看“Guide to Reference Books”由出版至今，已不斷修訂至第九版，其間更有年度或三年一次的補編本，以彌補版次間過久的缺失。而我國的參考書經常一編數年，有再版的話，也是極少更動內容，可說是只是再印刷一次而已。雖是這樣，但近年來，新出的參考書還是很多，因

此參考書指引之類的還是應該經常修訂、增補，才能方便使用者。我們不從其他體例方面比較，李志鍾、汪引蘭的「中文參考用書指南」，它現在的實用性就不高，因為它沒有再修訂增補。民國六十年以後新出的參考書，（這段期間，也是我國參考書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版的時期），我們就只好借重張先生的「講義」和「指引」了。張先生這本「指引」的新編，固然是目前最新的一種參考書指引，我們希望他繼續維持這種與新穎同進的精神，每隔幾年就修訂一次；而對於現刊參考書的介紹，張先生在書評書目54期曾有「民國六十五年出版工具書提要」一文，這種年度參考書的介紹，即等於「Guide to Reference Books」的補編，我們亦希望張先生能繼續這份工作，使參考書的介紹得以不輟。當然，「指引」一書和這種類似補編的年度參考書介紹，最好由一個機構來支持印行，才能有其系統性，不致散漫；例如「Guide」無論那一版以及各種補編本，都由美國圖書館協會支持印行，其第八版後，更由協會敦聘一些專家組成一個顧問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以幫助編者解決可能遭到的各種困難。因此我們要確立、維

持參考書指引編撰的不輟，光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够，必須有個機構長久地支持——這是張先生「指引」出版之時，我們不能不有的遠慮。

其次，論到款目的範圍、內容的特色，「講義」一書一般被認為是所引資料豐富，而對參考書介紹的提要，則以介紹文字的多寡，顯示參考書的重要性，即最重要的參考書，敘述文字即多，次要者則較少；而較不常用的，則在後列以「簡目」，僅題出其書名、著者及各出版項而已。「講義」也因為是編者授課教材改編，某些篇幅採輯各家論述，未免因求詳富而致繁雜，而且又是以手寫原稿照相製版，閱讀可能較為吃力。因此，「指引」改用鉛字排版，而在各章節文字敘述方面也力求精簡；例如「講義」除了第一章「參考工作與參考書」敘述到參考書的選擇、評鑑方法，而在其他各章各類型的參考書，亦常提到該類型參考書的選擇、評鑑；「指引」則認為各類型參考書的選擇、評鑑，大致和第一章差不多，因此各章時就省略不再論述。「指引」因為不再是授課講義的名份，因此書前有一般參考書的序言及凡例，但也因不是講義的關係，取消了原先「講義」各章後面附供學生

使用的作業習題。「指引」對參考書的提要，雖仍保持著重要參考書敘述較多，較少用者列為「簡目」而沒有解題的特色，但其對重要參考書提要的敘述，已較有限制且較為平均，每項提要大約以五百——六百字為度，冗長的情況大為減少。因此「指引」所收參考書類雖較「講義」多收約七百種，但是整本書的篇幅仍大致和講義差不多。參考書指南之類，雖講求著錄豐富，但也不能繁雜，如此使用者方能提綱挈領，在利用上更為方便。因此 Winchell 在 "Guide to Reference Books" 第九版編撰前，曾對其繼承者 Sheehy 言：「試著不要讓它龐大到像曼哈頓的電話簿」("try not to let it get as big as the Manhattan telephone directory")。「指引」在文字或內容的敘述，都較「講義」精闢，是它的優點之一。

至若「講義」在體例上原具有的一些特徵如：(1)取材必注明出處；(2)重要參考書如有書評，則列舉其有關評介文章之出處；(3)附有書影；(4)附有書名及著者索引等項，「指引」大致仍然維持。就全書而論，「指引」較「講義」減少很多採輯他家論述的文字，

而增加許多新的個人觀點，但對於部份引用前人的文字，仍然註明出處，以便讀者就此段文字，查檢原來的全文，作更深一步的了解。至於列舉有關書評出處，目的在使讀者知道這本書有那些評介可供參考，例如介紹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之後，即列有梁容若和田宗堯兩篇有關該書評介論述的出處，讀者如欲透過書評以更認識這部書，即可依此去查檢。張錦郎先生服務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因為職務的關係，對各種新書消息及報章雜誌上討論工具書的文章，非常注意蒐集，因此，「指引」附有書評出處的很多。編者原打算將書評原文直接附錄於參考書介紹的款目之後，這樣當然更便利讀者，唯篇幅可能會龐大增加，因此作罷。書影的附錄，則不僅方便一些讀者或學習者，使他們如而對藏書較缺乏的圖書館，或是較沒有機會去實際查閱原書時，還能對這部書有一點粗淺的認識，雖然書影所能提供的只是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而已，但總聊勝於無；而且這也顯示編者編寫「指引」的認真態度，以及他搜集剪裁的苦心。

論及類目的分類和編排，「指引」除了首論參考工作與參考書，其餘第二章至第十章分別敘述書目、

索引、字典與辭典、類書與百科全書、年鑑與年表、傳記參考資料、地理參考資料、法規與統計、名錄與手冊，仍然保持著「講義」以體裁區分爲主的編排，只是「講義」第九章爲「官書」，而「指引」則改爲「法規與統計」，此項更動，可能是編著認爲許多圖書館已將政府出版品予以特別處理（中央圖書館甚至專門成立官書股），官書似已成爲另一種獨特的資料；然而「指引」所收錄的各種法規與統計，大都仍是各級政府機構所印行。另一種原因或許是編者認爲原來「講義」官書一章所收的除了法規、統計外，還有公報，而各機構公報多係月刊或週刊（省政府公報更是日刊），許多圖書館將之置於期刊室而非參考室，因之，「指引」將公報剔除，只列「法規與統計」。但是，這些公報合訂成冊後，亦是一種很重要的資料，公報大都只供查檢之用（尤其機關裏的人事單位等更是常用），實亦符參考書之性質。何況「講義」官書一章，亦收錄各朝皇帝實錄、奏議、以及檔案等，這些資料，對治文史者而言，皆極爲重要，而「指引」都沒有了。因此，個人認爲「指引」將「官書」濃縮爲「法規與統計」，並非十分妥當。

「指引」和「講義」是以參考書的體裁區分爲主，與 Katy 的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及 cheney 的 "Fundamental Reference Sources" 兩書類似，然而 "Guide to Reference Book" 以及 walford 的 "Guide to Reference material" 和李志鍾、汪引蘭的「中文參考書指南」皆按學科分，而何多源的「中文參考書指南」則上篇依體裁分，下篇仍以學科分。因此，參考書指引的分類應以何種方式爲佳，常爲人所討論。宋建成先生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卅期「評中文參考用書指南」一文中曾提到應按編輯目的而定。個人亦認爲 "Guide" 等是以指導學術研究及供圖書館採購及參考業務爲主，則按學科分類，自是較爲妥當和方便；如果以作圖書館科系學生的教材爲主，則如 Katy 的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work" 的體裁區分，較爲理想。「講義」一書本來就是編者用以作爲授課之教材之用爲主，按照體裁區分，自無可厚非。「指引」承繼「講義」，採體裁區分，但如想擴展其教學功用，使學科研究者，亦能依賴查檢其本學科或相關學科的參考書，個人認爲可在其「書名及著者索

引」之後，更編以「學科分類簡目索引」，即按學科分類，將有關學科的各種體裁的參考書，列以簡目，註明其刊載頁數，如此或可彌補無學科區分之缺失，當更便於讀者。

至於一些較為特殊的款目，由於觀點的不同，常造成分類的困難，例如「指引」將「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皆分入「字典、辭典」一章中的「專科辭典」，而此兩部書，實已具百科全書的性質，因此如能採用「互見」的方式，使該兩部書亦見之於「專科百科全書」項下，會使讀者多一條查檢的線索。這種「參見」、「互見」的體例，在外國參考書中使用得很多，「指引」如也採用，當更為理想。

此外，「指引」在各章的細節方面，亦有一些和「講義」略有不同，以下列出幾項稍作敘述：

1、在第二章「書目」裏，「指引」採用梁子涵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的分法，將書目分為五大類圖書總目史乘目錄學科目錄特種書目藏書目錄，但為適應需要，「指引」在小類上則略有增刪和修訂，如「學科目錄」之下，對各學科的書目，按照「中國圖

書分類法」類目的順序加以複分，即革命文庫書目、經學書目、哲學書目、宗教書目……等，這種分法，比「講義」將書目分為十三大類較為簡明清晰，也顯示「指引」在分類上的靈活運用。

2、第三章「索引」，「指引」增加「索引的歷史」的論述，而且偏重我國索引的源流，在「期刊索引的意義和種類」這一項目的小序，則取消「講義」原有之西洋期刊索引發展的敘述，這是偏者有意全以本國為主，使其內容更符合書名的作法；在第一章「參考工作與參考書」裏，「講義」一書原先亦介紹一些歐美及日本的參考書指南，在「指引」裏也都省略了。

3、職官表是檢查歷代文武內外官職變遷的工具書，「講義」仿鄧嗣禹「中文參考書選錄」將其歸入第六章「年鑑、年表」之年表項後；「指引」則仿應裕康、謝雲飛著的「中文工具書指引」之例，將其分在第五章「百科全書、類書」之「會要、會典」項之後，蓋認為職官表亦為檢查典章制度之工具書，猶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亦歸諸於類書。此種殊異，亦是分類觀點之前後不同，也有待以「互見」、「參見」等體例彌補其缺失。

讓我們的孩子

唱
我們自己的歌

少年合唱曲

是

純由吾國音樂
家自譜專門為
少年合唱而寫

的大漢天聲

錄音帶再版發行(一二〇元)
樂譜初版面世(每曲六、七、十元)

請利用一九二七四郵撥

4、第七章「傳記參考資料」，「講義」分爲書目索引辭典傳記生卒年表年譜別號、筆名姓氏等八項，「指引」則將「傳記」改爲「合傳」(Collective Biography)，並增加「人名錄」一項。傳記一般分爲個別傳記(分傳)和集體傳記(合傳)兩種，個別傳記文字敘述較長，大多作普通閱覽之用，而集體傳記則是個人傳記的集合(如中華書局的「當代名人錄」，西洋所謂的 who's who, who was who 之類的)，其編製常限於必需記載的幾種事實，以節省篇幅；款目的排列，亦有一定的秩序，這種圖書，以供查檢爲目的，較個別傳記符合參考書的性質，因此「指引」將「傳記」改爲「合傳」，類目上可更爲明確。新增的「人名錄」收錄一些如「中央研究院人

員名錄」之類的名冊，其記載的資料更爲簡單；此種資料很多是非賣品，一般市面頗不容易見到，編者將其列上，頗方便於讀者。

此上是就張錦郎先生所編的「中文參考用書指引」之體例、款目、編排等項目略敘管窺之見，由於「指引」大致是承繼其「中文參考用書講義」一書，因此本文頗多將其前後比較。當然，編者以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精神，重編的「指引」無論在內容的新穎、款目的排列，以及諸多的特別事項，自然都優於「講義」。另一方面，此書之出版，也應是目前國內僅有的一種較適合各方面用途的中文參考書指南。本文對「指引」雖論及微疵，然而瑕不掩瑜，本書仍是一本切合實用的參考書指引。